

地质长篇小说

妇联主任柳青，本开，憧憬地质队，寻山石，走出北大，来到关中东道。在地质变革的漩涡中，寒山石、魏长山性情刚正，却碰撞，事情也的高工柳河，何大壮，沉浮，子韵绝，著而告别了职场；德高艺深的唐建一，思敏，地质干部白朗，刘战旗，汪西清，痕迹于官场，而后起之秀的博士汪西清，技压群芳，居然，前线的瘦王，秦病死在山上，早存心，的地方官安元奎，如愿娶得瘦工女人水红；地质员刘金龙羡慕矿老板，下海后与，情人春红合伙，挖采金矿，却因车祸魂断秦岭。

关中东道

子韵绝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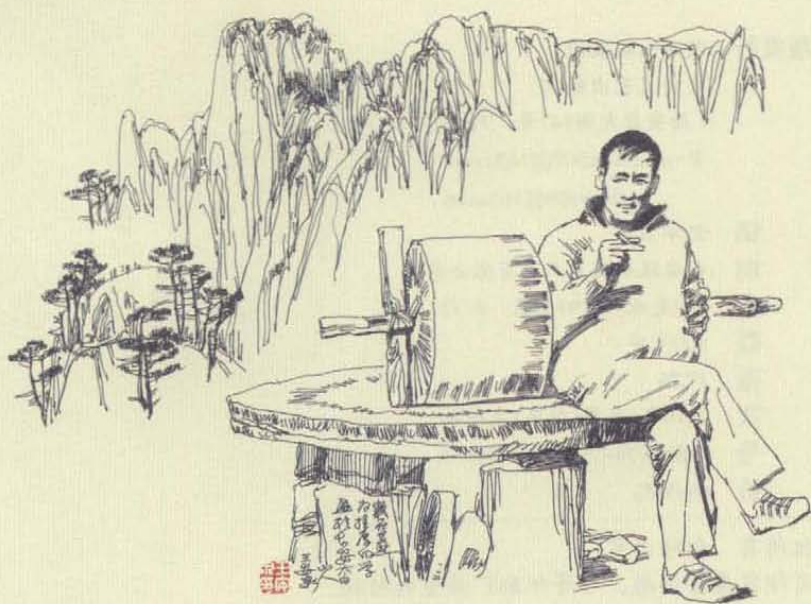


【2008年8月，作者参加33届国际地质大会，在瑞典斯特哥尔摩海湾考察】

张拴厚，字子韵，陕西周至人，古历1955年3月26日出生，就读庄头小学、上阳化高小、哑柏中学，西北大学地质系。早年返乡耕田，后来取为技术干部，地质矿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中国地质调查局区调监理专家，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与成矿专业委员会委员，陕西省地质学会委员。编撰地质专著和公开发表论文颇丰，业余喜好文学，创作散文、诗词见诸报端。

關中道

太師人王安泉



【子韵在陕北佳县 王安泉素描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中道 / 子韵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-7-80680-830-6

I. 关… II. 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255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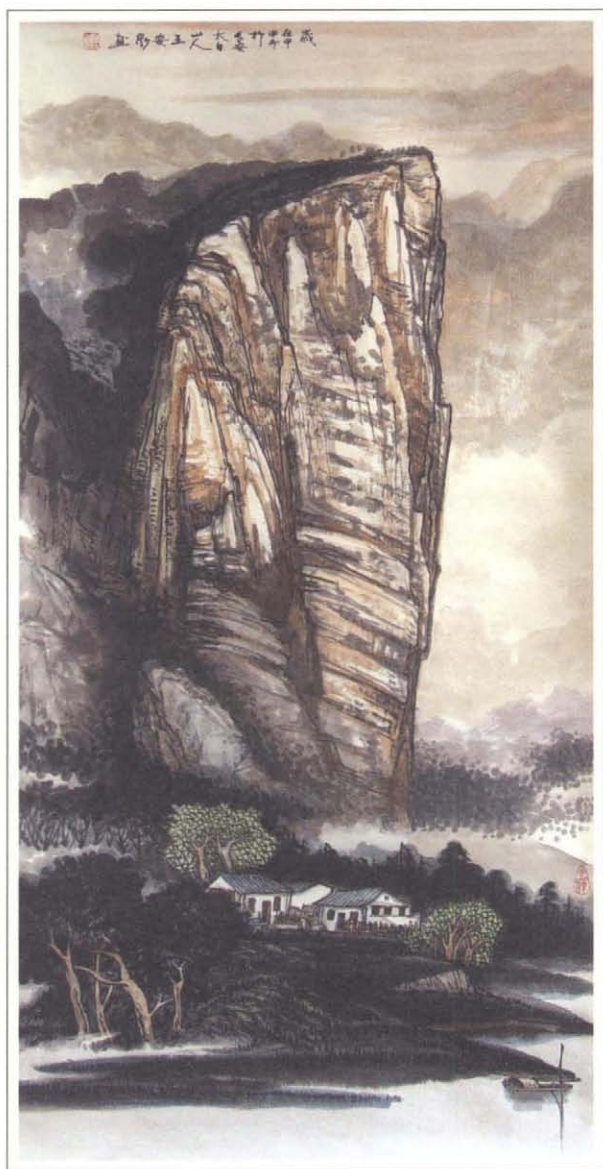
关中道

作 者 子 韵
责任编辑 周瑄璞
封面设计 程志强
版式设计 程志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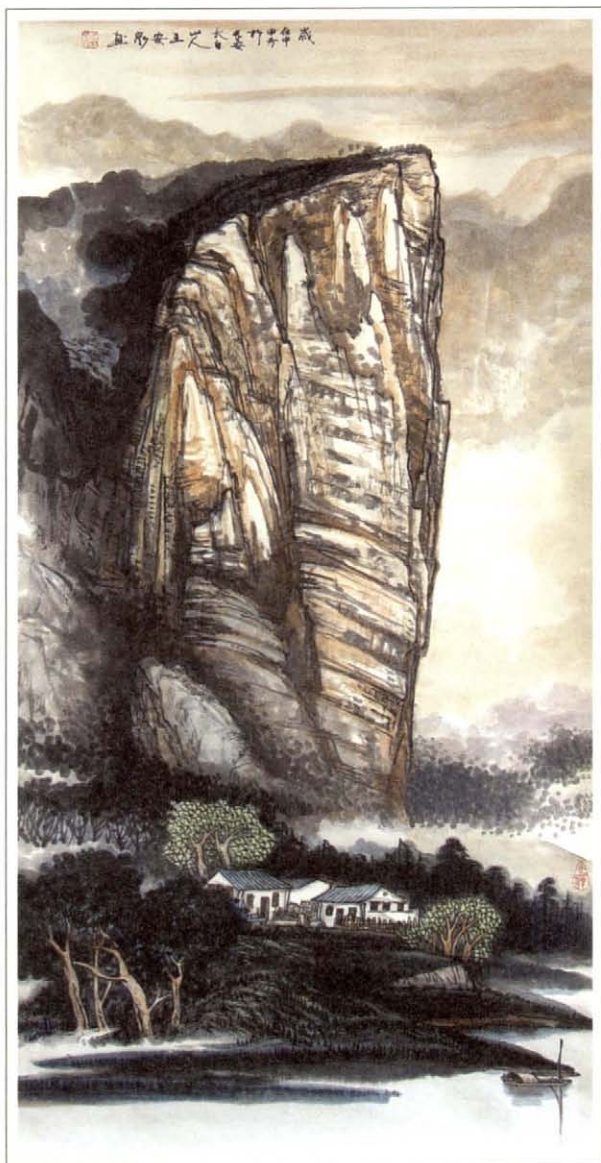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字 数 400千字
印 张 17.25
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830-6
定 价 6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54



水天一色



水天一色



地质队的寒山石与瘦工，野外地质普查找矿时，在当地都先找了个女人。

瘦工的古阳女人水红，麻糜子性情。而寒山石遇上的白石城吴柳月，却是品貌出众的美人坯子。

数年之后，寒山石出了趟野外，回到关中道的秦都，柳月见男人进得家门，偏过头来，脸色还是那么的粉嫩细白。

时光荏苒，月儿一想这么快地退休，便对寒山石说：“往后若是没事，真是无聊。”寒山石见女人怀抱两只软缎绣花靠垫，闲散地圈卧在沙发里，流光溢彩的花色，遮掩住大半个身子。他随手放下电脑包，自作多情讨好说：“月儿，我给你也买只狗。”柳月拗气迈过脸儿，一束旺势的秀发扑面甩来：“我就见不得养猫喂狗。”说话之时，依然漫不经心地摆弄遥控器，频繁更换着电视频道。

寒山石闻到一股久违的淡雅清香，那是令他心动的洗发水味道，遂骚情说：“莫非是怕人家说我寒山石，亦包养了二奶。说渭水边怀抱京巴，遛狗的那个小女人，名叫月儿。人长得这么俊俏，年纪轻轻的，咋走了这条路。”“去你的。”说着站起身，松开满头乌发，两手左右交换，重新轻巧地系上发带，就去下厨。“月儿，那你说，到底想要啥哩？”月儿回过脸来，伸手朝男人额头轻轻一点，腕上温润细白的和田玉镯，顺势滑到胳膊弯里，说：“我



真想给咱再要个娃。”寒山石触觉到冰肌玉滑的柔美，心里却是生疑：“你还能生？”月儿语气肯定：“我才多大年龄？我的例假还没净，肯定能生。”说着就像一团胶，扑过去黏在了寒山石身上。

阳春三月，地质队罕见的退休大潮，席卷关中道。

潮涨潮落间，地质队伍属地化管理的那只靴子，掷地十年后，以地质勘查总公司揭牌庆典为标志，伴随各路地质队之名走入历史，业界全面企业化的另一只靴子，终于在兰梅塬饭店落下。这场大潮汹涌，不仅卷走了省局数以百计男女职工，省内业界算起恐有数千之众，省地质勘查院的何大礼总工程师，柳子河、薛教授、吴柳月等几十人，亦在当列。他们也许彻底结束了爱恨交错的地质生涯，等待戏猫弄孙，安享天伦，也许乘早到的夕阳，云游四方，浪迹地质天涯。

吴柳月尽管按照临时政策，更早退休，这女子因先前工作安排之事，还是心情不畅。寒山石看此情景，就想起太多的往事，这是一言难尽的后话。

汪西清执掌省院时，说吴柳月工作难以安排，前几年一直让她待岗。俩孩子已大，上学远走高飞，身边一下子冷清许多。又遇得工作安排之事，竟一等几年无了着落，等到如今退休，为此耿耿于怀，总是心上的疙瘩。周末遇见寒山石回家，女人免不得就想倾诉发泄，总说些让男人上火的气话。加之寒山石自己在单位工作之事，时常不顺心意，难免心烦伤神。内外交困的寒山石，咽下满腹的怨言，回到家里不想提说这些碍心事体，故意将自己装扮得像是嫖客，尽量缓解紧张空气，在女人面前调情逗趣，说些男女间的骚情话语，哄却女人喜欢。

柳月下厨做饭，寒山石像只馋猫，悄然溜进了厨房，从女人背后，扑了上去，搂住腰肢，柳月就骂道：“短寿的，老不正经。”寒山石一阵狂吻，便问：“我老了吗？”月儿说：“骚情鬼，你能老。”他就势将柳月的白脸蛋儿扳了过来，捧在手心，说：“狗爬

寨的妇女主任们，喝酒摆龙门阵，说我的头式像南霸天。现在看来，我这灯油，在省院熬的，头发绝对没有南霸天旺势，严重的干旱荒漠化。”他看着月儿那充满期待的眼神，就想起自己踌躇满志地来到省院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可真正干起事来，事情竟这般难场，就有些伤感。柳月说：“光汪西清设置的绊磕，挖的那坑，深得就足以让你寸步难行。”他尽力克制自己，在家里尽量不提说单位的事，再不接柳月话茬，亦就不想这些烦心事，骚情说：“你把衣衫撩上去，让老汉藏个猫儿。”柳月说：“少骚情。几年了，熬得我退了休，真没的本事，啥正事给人家没办成。快磨厨刀去，我还等着切肉哩。”

寒山石凉下了身子，取出砖红色砂岩磨刀石。那石头是野外填图时，在秦岭北部断陷带捡的一块三叠纪泥质细砂岩，用起比杂货店的还正宗。很快就将菜刀磨得锋利，转眼递在月儿手里，叫道：“月儿。”“嗯。你又想咋？”月儿顺从地应声道。寒山石说：“你想咋来？”“我偏不想咋。”寒山石喜眉笑眼：“你老说你男人的不是。咱就不提说，谁来给你挣钱与不挣钱的事，亦不论还能隔三间五地与你月儿热和，弄那个事，单单就说，眼前磨刀的这个现实问题，你若是没了男人，光这事我看都难以解决。”月儿嘴一努，还是月亮湾的那副神气：“还不是看得起你，我才让你磨。其实我亦会，在月亮湾区政府帮厨，就磨过。”“那你没了男人，想弄那事，自己也会？”柳月就捞起擀面杖，举得老高，追打寒山石，可就是不落下去。

柳月说：“说正经话，退休若无事可干，真的无聊。”“我送你去夕阳红，学跳舞，练扭秧歌。”“我还没想过。”“那你想咋哩？”“人家女人都养白狮子狗，咱摆不起那谱。”寒山石讨好说：“我说咱还是买只狗。你爱啥品种？喜欢啥毛色？那么咱也要白色的，看起鲜净。要不就买麻麻色的，如狼一般，恶煞。”“我说过，我就见不得养狗。”“城里有钱人家，家里有养猫喂狗的，



养鱼养鸟的，还有养蛇养刺猬的，更有不嫌齜齜，养老鼠养猪的人家。”“那是钱烧的。”“现在的人，生活富足了，啥都当宠物养。”柳月说：“这年头里，年纪轻轻的女子，无所事事，抱只狗遛街，八成是官员或老板包养的二奶。”寒山石说：“那不一定。前段时间，曾经和国土局的人喝酒，他们说局长家就养只大藏獒，两口宠爱，让那畜牲睡在主卧室床上。局长事稠，黑天白日时常不着家，老婆夜里睡觉，就和藏獒打脚蹬。身宽体胖的藏獒，睡在席梦思床上，老婆觉得就像是局长，女人在夜里，就不觉得心里头空。”

月儿说：“人常说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。”寒山石赶紧说：“那我给你买只猫。猫性情温顺，恋人。”“你就是大怪猫，哪还用买。”“你说是就是吧，只要不落居到瘦工的份上。”“少损人，我月儿可不是水红。”

话说的是铁矿地质队晒狐岭工区的瘦工。瘦工曾是地质行内公认的行家里手。早年的他，常年漂泊野外，耽搁得婚配未定，虽说是块心病，可瘦工并不上心。

在黑松林地区矿产普查的那年，瘦工未找到矿之前，却意外找到个美色女人。女人名曰水红。小街里的人都说：“地质队的瘦工，居然能交上桃花运，找了个绝色女人。”与水红要好的春桃说：“在黑松林街，甚至在古阳县，水红都算挑梢子的美人儿。”瘦工听得，则淡淡回说：“那是偶然遇上的。”

水红长得颇有姿色，人与名字一般的俏。这女人得益当地“养女不养男”的水色，出脱得着实可人，脸盘圆润，水盈盈的，眼睛像两汪深邃的春水，彩艳的丝带拢着乌黑锃亮的秀发，扑活活披在肩头，舒展的发际泛起清波荡漾。高挑的身段苗条匀称，该凸地方凸得坚挺，该凹的地方凹到极致。人面前说话，眉眼花哨，传神递情，手足舞蹈欢兔儿似的活脱。

在古阳县黑松林乡，水红是山区粮站的小会计。姑娘身的水红，勾魂夺魄魅力四射，自然引得乡上年轻小干部们追求，生着法儿谄媚，讨好各有奇招。

水红欲趟过小街旁一条小河，乡干部安元奎和另一小年轻争相献殷勤。元奎瞪了小年轻一眼，那后生兴趣地退到岸上，佯装若无其事地折弄着柳条，柳荫下却丝毫掩饰不了心头的的不悦，远远地窥视着河边男女做何动静。元奎随即猫下身子说：“水红，河水疹人，小心着凉，激坏了身子。女人家的身子，要比男人贵气呢，快上来噻，哥背你过河。”水红冷艳回说：“天气热了，我正要下河冲脚哩。”水红“扑通通”麻利趟过小河，元奎早将白手绢铺在岸边鹅卵石上，刚中含柔地骚情道：“水红快些站在上边，小心石头垫疼了脚，姑娘家细皮嫩肉的，脚可比人还娇气哩。”说时伸手就去搀扶，水红急忙拨挡，可元奎手疾眼快，指头尖已闪电般触摸了水红那圆实坚挺的奶子。水红又羞又恼，脸蛋涨得红粉。

乡干部们波波情感攻势，水红周围时常充满了浓郁的男人味气。她被众星捧月般的情爱烘托，陶醉在追捧她的男人圈里，自然展露出漂亮女人特有的自信与清高，便心高志远，觉得身价高贵无比。男人们的攻势愈强劲，追逐人气愈浓，水红这种感觉愈强烈，难于自抑，时常流露于言表，甚至有点卖弄风骚似的，故意在人前张扬。

春寒料峭，她便急不可耐地换上夏装，单薄的衣物紧裹着线条分明的身段，春情四射，诱得小男人们无不眉飞色舞，眼目血涨难忍。初夏未到，水红在黑松林抢先穿上花裙子，走在山乡小街上，翘首挺胸目空一切，高跟彩色凉鞋，将铺砌有序的街石，敲打得脆响，胸前两只高翘的奶子，活脱脱一对欢兔儿似的，富有节奏地蹦跳，引得一街两行男女山民竞相驻足观望。水红路过乡政府门口，小干部们轻浮的眼神，随那对欢兔起舞，眼花缭乱的，惹得好色男人们，无不呆若木鸡。同样是看女人，元奎就比小年轻稳实，他的目光聚焦在女人的脚上，看着那双玲珑的脚，便忌妒起被敲打的街



石，竟不如街石有幸。他宁愿化作水红脚下的片片青石，让那双天赐的玲珑，在自己身上肆意踩踏。

惹人注目的如此街市效应，正是水红意想的效果，更加印证了水红的自我感觉，强化了她的清高。觉得自己美艳绝伦的天生丽质和新潮时尚的装扮，与小街的女人相比，皆残花败叶，黯然失色，简直俗不可耐，山乡男人们，更是不屑一顾的朽木枯根。

追逐水红的男人中，欲望和实力最强者当数安元奎，小年轻们亦不甘示弱，惹得水红一时六神无主。

水红犯难，有心向小街妇讨教：“春桃姐，你小两口日子过得好，真叫人羡慕。”说时叹息着。

油嘴滑舌小街妇，亦颇具姿色。水红气盛心高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她对交朋友亦百般挑剔，故在小街里与一般女性很少交往，与模样受看、能说会道的春桃，倒是来往甚密，能掏心窝说出知心话儿。

春桃说：“你水红人样儿赛过天仙，又是挣工资的脱产干部，眼头高。”“实不瞒春桃姐说，妹子我正为这事犯愁呢。安元奎和乡上那几个小干部正追我，一时让人没了主意，着急上火的，你还拿人家取笑哩。”“姐给你说，那你可得把身板捋硬，咱当女人的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要看得比天都大。”“元奎虽说老到多心计，且身材健壮，要命的是已有家室妻小，我心里是断了念头的。其他人却不知咋办。”小街妇说：“咱山乡政府小门小院，如那麻核桃蛋儿，砸开就那几个黠仁仁儿，我全认得。你不说姐还想问你哩，看得出后生们都喜欢你，谁叫你长得这么水灵，勾了他们的魂儿。”“春桃姐。”“嗯。”“看你说的，你又要拿人家开心哩噻。”“可不是姐专拣光面话说，你水红妹子人长得就是灵醒，像清晨里那沾满露水的花骨朵儿，水汽的样儿，黑松林的女子谁敢比，恐怕在古阳也是一朵花。”“春桃姐，说正经事嘛。”小街妇挤眉弄眼地说：“元奎虽体格健壮，如头水牛，尽管他像骚公鸡般

追你，可人家有婆娘娃。你黄花闺女，跟他咋行？那些后生虽年轻，但个个尖嘴猴腮，长得瘪三似的。姐说句尖酸话，可实受是对你好，人说瘦小的男人，弄起那事，把人活活能急死。”水红喊：“春桃姐，甭说了，丑死人了。”嘴里佯装推脱着，心里则想着小街妇的话味。春桃更是浪声浪气地说：“话丑理端嘛，姐是过来人，我的那口子，我还嫌弃他个头小哩，实实是不受用，热火紧要处，人急得哟，硬是把人家肩膀都咬红了。”水红笑说：“乡干部常说乡政府狼多肉少，可你两口，姐你厉害得敢咬狼哦。”小街妇说：“说正经的，依你的条件和模样，妹子咱不愁找不到好男人，一时半会轻易不给他谁答应，心放硬也甭让那臭男人占咱便宜，耐性瞅着，定有顺眼的后生。”

于是，水红对追逐她的这些小男人们，均不冷不热，若即若离地维持着朦胧的关系。

元奎还是有事无事向粮站跑，死皮赖脸软磨硬缠地说：“水红，难道我就掀不开你的心扉，你要应允了我，我愿化作香车玉马任你享用，今生今世决不亏待你的。”说着就要跪地对天起誓。水红急忙阻挡说：“元奎你好歹算国家干部，如此成何体统。再说你早已有家室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，我劝你断了念头，回家跟老婆孩子们过日子，再别想入非非。”遇此情形她始终冷言冷语相对。元奎仍不死心，央求说：“那我离婚不就得了，行不？”水红断然回绝道：“你即便离婚，我也决不跟你去谈婚论嫁的。”元奎动情地说：“水红你不知道，我的婚姻多么不幸，毫无感情而言。你不知道，我内心是多么痛苦，跟那老气横秋的乡村脏婆子过活，的确无共同语言。”水红说：“你结婚多年，再没感情，也有了孩子。”

元奎一念闪过，忆起往事，叹息着有些话不便细说。他嫌老婆土里土气，身材臃肿肥胖，趿拉着旧布鞋，脚走起路来噗里噗沓，散乱的头发沾着草屑，撕泼拉怀抱着孩子的衣襟上，常点缀着脏物。他说得多了，老婆就撩开衣襟，掀起两只无比肥硕的茄紫色



奶子，搦到元奎脸上，边蹭边嚷：“大顺他爸，我把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这么好的身子，你还弹嫌啥哩？”蹭得他一脸火烧，惹得满鼻子酸臭汗腥味。他与女人睡一夜，天明临走，把话撂在床头：“你真是个糟婆娘，夜里死啦啦地，一点不主动，两口生活没情趣，难得让人爽心畅意地尽兴。”婆娘便抱起枕头，捂住赤裸的身子，在床上委屈地啼哭，伤心埋怨说：“我说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男人。你迟早回来，你要咋弄就咋弄，我没拨没挡的，哪一回误了你的咧事，你难道说，还要多舒服哩？”婆娘说到最后几字，下意识加重语音，脸涨得通红。于是，他周末回家刚进门，婆娘就手忙脚乱地放下正吃的饭碗，骚情地扑了上来，抱住元奎直亲吻，弄得他满脸稀包谷糝子，黏眼猫似的。女人黏牙拔齿地说：“大顺他爸，你看是要先吃哩，还是咱先浪哩噻。”女人异常的骚情，反使原本欲火烧心的元奎，一时冷若冰霜，没了情致。不知所措的女人，独自躲到灶火口，伤心地偷偷抹泪。

痴迷的元奎，盯着水红，恨不得将她一口吞了，或用鼻子吸了，火辣辣的目光照在水红粉嫩的脸庞。水红觉得满脸灼烧，直烫得心跳耳热，遂推辞说：“安元奎你咋发瓷了，甬这样看人嘛。”元奎心想，自己那女人与水红相比，越看越发感到这糟婆娘，无比丑陋，简直就不是个女人。便说：“水红，你现在找对象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我还不想谈哩。”元奎一脸欣喜，狡黠道：“没有，没有谈这就好。”“这有啥好与不好的。”“水红，我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，哥简直把你都能爱死，难道你就看不出。”水红断然说：“元奎，你莫说那浪脏话，我现在和谁都不想谈对象。我再告诉你元奎，咱俩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劝你铁心回去，跟你女人好好过日子吧，你再莫胡思乱想了。”“水红，哥可是对你妹子铁了心，把心都掏出来，晾在你面前。”元奎说着就要伸手触摸水红。水红紧忙闪开，厉声喝道：“安元奎，你莫要再纠缠了，若再纠缠，我就到乡政府说去。黑松林小街里人人知道，我水红的脾气，

可不是好惹的。”说时将元奎推出了门，独自关在房内，不知是庆幸，还是失落，竟落下了一串香泪。

元奎面对香颜冷眉的水红，久攻不下，只好暂且作罢。心生不快，出门暗骂道：“冷美人，我迟早要收拾你娃，你不让我元奎收拾，是让驴日马踏去。”

元奎虽讨得没趣，却打探得水红对谁毫无应允，夜夜依旧孤灯伴倩影。他想即便与水红暂且谈不成，每天能够或明或暗偷偷地瞄上一眼，心里也就感觉踏实，得到一丝安慰。

地质队出野外普查找矿，来到古阳县黑松林，小街粮站空房多，瘦工带领的普查小组，就驻扎在粮站小院的平房里。粮站指派女会计水红来谈房租，这女子闲聊里，便有意打探地质队这些人的家境身世，小组里除瘦工尚处童男外，余者均早已儿女绕膝，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。水红一眼就瞄上了瘦工，她暗送来秋波，秋波亦在地质队这帮人手的身上荡漾。

地质队到来，原本寂静的粮站小院，一下子喧闹起来，整个小街的男女老少，甚至于路人皆知地质队来了，说多少年未见地质队的影子。

是夜，水红望着平房里普查组明亮的灯光，春心萌动，长夜难眠。这黑夜是那么漫长，像遥远的路途无边无际，她渴望度过这漫漫长夜，更向往黑夜里那边平房里诱人的明亮灯光，想象那灯火一定是人世间最柔和的光亮，能映照出她动人的靓丽，温暖女儿家孤独的心房。地质队的到来，搅得她心潮翻滚，尤其是遇见文静秀气的瘦工，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反感油然而生，似一江春水在肆意奔流，先前与小街妇讨教的暂且静观不动，待天赐良缘遇美女配俊男，谁知原本固若金汤的心理堤防，始土崩瓦解。这种感觉在乡政府小年轻们轮番示爱、穷追不舍之时，或是死皮赖脸的安元奎对她轻狂的骚情挑逗之际，即便差点儿一念之差放弃信条，也不曾有过



这种无比美妙的感觉。

对正处青春年华的妙龄女子来说，水红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房，找小街妇说：“春桃姐，粮站里头来了地质队，领头的那小伙子，还是大学生。”“妹子大咧，长心了。莫非看上人家了？”“嗯。”“这不比别的，须两厢情愿。”“你先背地里看看，那人咋样，给妹子拿个主意。”春桃应之，遂说：“姐就佯装买米。”小街妇提着米袋来到粮站里，与水红一道围着普查组左转弯看，指长道短评头论足，唧唧喳喳地嬉闹，好像房檐下飞来了两只戏闹的雀儿。

过后小街妇悄声说：“红，我刚才咋听地质队人都叫他瘦工，天下姓啥不好，还有姓瘦的。”“春桃姐，那人不姓瘦，就是人瘦，但有的是学问，还是工程师，地质队人才叫他瘦工。他有人缘，性情柔和，谁若叫他，他也就应了。”“春桃姐粗手大脚，甭嫌我说话直，瘦工虽说长得瘦弱矮小，不美也算不得丑，人看起倒精明能干，人家又是大学生。咱不图一头图一头，就图他有学问，图地质队工资高，还有野外津贴。”“姐，那你说这事能成？”“这么好的事，咋不成哩？水红妹子你脚踏稳实，你跟了瘦工，将来落脚在地质队，比当古阳县长太太都滋润。”“春桃姐，按你说的，我还嫌他人长得矮瘦，丑八戒。”“没看出水红妹子长大了，知道弹嫌人，挑长论短的。咱找对象是过日月，可别尽图祈那人样长得细眉花眼，男人不像咱女人，要俊俏好看，男人再中看，也不能顶饭吃。话再说回来，瘦人才好，五大三粗膘肥体壮的肉头男人，身段死沉性情贼懒，那才不中用哩。”“姐你咋说得那么难听。”“嫌姐说的难听，你甭找姐，我这就走咧。”“你咋是这人嘛，甭走些。”“这不就对咧，分明是心里爱听嘛。”“要不然我有心里话，就想给春桃姐说。”“谁叫咱俩是好姊妹哩。”俩女人嘻说着，又说了一阵体己话儿。

之后，水红得到小街妇的过招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时常便往普

查组跑，主动找瘦工搭讪，钻到伙房帮着择菜做饭。组里普查工看出了明细，就说：“瘦工你的艳福到了。”瘦工正色厉词道：“要注意影响。”普查工大不咧咧地说：“瘦工你咋只知道上山敲石头，下山背石头，把石头当爷敬，迟早搁个放大镜，给石头相面。你若能从石头里瞄出个女人，那才算咱瘦工能成哩。”“咱学地质的，就这点本事，不看石头能干啥。不反复观察，充分研究石头，哪能找到矿。”“你真是书呆子，谁也没说不让你地质佬去观察研究你的宝贝疙瘩烂石头。石头是要研究，可你不光一心思就知道研究石头，还得省点劲，琢磨研究女人。”“胡说啥呢。”“我问你，是不是大男人？”瘦工被问得脸红脖子粗，强装硬气说：“我当然是大男人。”“说自己是男人就好。”“好啥子嘛。”“是男人就得动荤，得找个女人，一辈子搂着睡觉。”瘦工嘘一声说：“小声点些。”普查工反而大声吆喝道：“粮站女会计水红，看上你咧，人家女子三天两头给普查组钻，图啥哩？难道是看上你背的烂石头了。你不知道，小街里多少人排队追水红，光乡政府的那些男人都能打破头，生着法子抛媚眼献殷勤，像骚公鸡般使劲扑扇着翅膀。明给你说，就连那婆娘娃一大堆的安元奎，一刻也没消停。人家水红，天生俊俏模样受看，心高把谁都没在眼里搁。要不然等到哪一辈子，能轮到你瘦工，水红怀里头的娃，恐怕早已坐满咧。”“悄悄地，看你说的啥子话嘛。”“男婚女嫁，光明正大的事。”“那人家水红能看上咱？”“放心吧，肯定成，古阳女人，大方得出了名，水红比你主动。”“那你说咋办嘛？”“要我说，这回也把你的翅膀煽惑起来，若再不派用场，那就生锈咧。”

果然，瘦工与水红认识没多久，就搞得难解难分，可水红心中总感不实在。

水红再与小街妇闲聊：“春桃姐，你看看我虽与瘦工如胶似漆，粘黏着他，但是，我心里还是没底，知道地质队出野外就像鸟儿，生怕他随时会飞走了似的。黑夜里梦见瘦工，在后山我家屋前